



有人曾感嘆：爲什麼生活富裕、錢袋鼓鼓的人往往失去了夢想，有夢想的人卻常常陷於貧困沒有錢。過了花甲之年的我卻感嘆：不少青春年華的人沒有了夢想，而依然保存夢想的人卻已失去了青春。

自從退休那天起，就被親人、朋友一再告誡：老了，該頤養天年，看破紅塵，多享享福，不要再有任何不現實的夢想了。吃飯、睡覺、打牌、學打太極，加上點其他養生的學問或技巧，便成了老年人的全部生活內容，昔日的夢想情懷早被沉重的現實車輪碾壓得粉碎。人們說，老了，要服老，不該這樣，不該那樣。我本一介書生，對許多「不該」表示同意，但就是不同意老了不該再有夢想。憑什麼老年人就不該擁有夢想呢？夢想總是和現實有距離的，但正因如此，才增加了夢想可望而不可及的距離美，吸引你到老仍迷戀它。記得詩人開一多那火辣辣的詩句：「有一句話說出來就是禍，有一句話能點得着火。」我把它借用在老年人的夢想上，老年人的夢想或許就是禍，但它更點得着生命之火。

全國政協委員韓美林說他參加政協會十幾年，聽了太多不該政協委員說的話：「太肉麻了，都讓人受不了，政協委員可以獻計獻策，但不能獻媚。」韓美林的這番話，表明他雖也漸漸老了，但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心中的夢想。不甘也不願獻媚的韓美林如同他的作品一樣，真的好好可愛啊！

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在一九三〇年發表的《我的信仰》這篇文章中說：「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體，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被崇拜的偶像。」這年愛因斯坦五十一歲，三年後他受到德國納粹政權的迫害，遷居美國，直到晚年、到逝世，他始終堅持他對民主政體和個人尊嚴的信仰和夢想，從沒有絲毫退縮與妥協。愛因斯坦的偉大，固然由於他創立了相對論，但又並非完全只是科學研究上的貢獻，他比同時代其他優秀科學家更勝一籌，大概就在於此吧。

五十歲以後才進入創作井噴期的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關心社會問題遠勝過關心他心愛的文學，他憤怒地說：「……不公正在增加，不平等在惡化，無知在成長，悲慘在擴大。這個能夠把複雜工具送到另一個星球去研究那裡的岩石結構的神經分裂的人類，卻可以對數百萬人因飢餓而死亡無動於衷。去火星彷彿比拜訪自己的鄰居更容易。」他對不公和邪惡的憤怒無以復加，以致他希望在他死後的墓碑上寫上「這裡安睡着一個憤怒的人」。許多人很難理解，功成名就的薩拉馬戈為何越老火氣越大。其實，只是因為薩拉馬戈到老仍在堅守着他的夢想。前不久去世的大畫家吳冠中，一生都守望着他的文化夢，用畫家陳丹青的話來形容，吳冠中終其一生是個文藝青年，學不會老成與世故。他執著地守望着「在祖國、在故鄉、在家園、在自己心底」的真切情感，堅持實踐着「油畫民族化」、「中國畫現代化」的創作理念。他說：「藝術只有兩條路：小路，娛己娛人；大路，震撼人心。一百個齊白石抵不了一個魯迅。」新世紀初，全國美協主席職位空缺，年逾八十的吳冠中是美術界公認的前輩，當然的候選大老之一，可他根本不看眼色，說：我要是出任美協主席，頭一件事，美協解散。結果弄得四座啞然，大煞風景。吳冠中對美術事業愛之深，愛到如夢如痴的地步，才對美協淪爲官氣十足的衙門如此地恨之切啊！

人們說，那些都是名人，所以到老還堅持夢想，普通老百姓不能與之相比的。我想問：憑什麼平凡而普通的老年人就不該有夢想呢？上帝給了名人夢想的特權嗎？雖然名人有名人的夢想，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夢想，但畢竟有相通之處。譬如對真善美的追求，對民主、自由、和平、富裕生活的嚮往，是不分名人非名人，甚至也不分年輕人老年人或東方人西方人的。即以最有爭議的民主來說，民主當然有其國家與民族的特色，但同時也有人類共同認同的普遍性。這也是事物發展的個性和共性的統一吧。唯其老年，親身經歷過那專制、貧窮的黑暗日子，才殷切地盼望中國走上民主、富裕的光明大道啊。

老年夢想如同藕斷絲連。只要還有夢想，生命的火種就還在，即使老了，如一堆餘燼，冒着煙、冒着煙，一陣風吹來，呼的一下子又竄出了火苗。夢想讓生命舞蹈出最後的輝煌，織出天邊那絢麗的晚霞……

擁有夢想，珍惜夢想，就是懂得珍惜生活，珍惜幸福。

後來查證後才知道表中由香港文華出版社出的《悲歡離合》即是《海角天涯》。奇怪的是：同一本書何以要用不同的書名，同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交不同的出版社出版？此中當有耐人尋味的幕後故事！

人只作表面的恭維，而並不去細細地閱讀，他是很認真地讀了，邊讀邊對不妥處進行修改評點，挑了不少毛病。不久，有個人發現了這本寫滿「塗改」文字的詩集，或許因常常受到陳衍的批評，窩着一肚子氣，他悄

們還出過南宮搏的《西施》、《模稜的背影》，李輝英的《山城之夢》等。《海角天涯》（香港創聖出版社，一九五四）是本五萬多字的中篇，寫教師華紹光在戰爭中喪妻，兒子失散的悲劇。他後來遇到當舞女的舊學生朱莉莉，又尋訪到被人收養而改了姓，並成了公司高層的兒子，可惜他連父親也不認……翻《李輝英卷》（香港三聯書店，一九九五）中《李輝英作品年表》，一九五四年內出了《哈爾濱之戀》、《悲歡離合》、《中國遊蹤》、《鄉村牧歌》、《團聚》和《中國六大古都》六本書，未收《海角天涯》。

創聖社是香港一九五〇年代非常重要的出版社，他們除了全力出版期刊《幽默》和《熱風》外，還出過不少文學類的單行本，此中以曹聚仁的書最多：《到新文壇之路》、《中國剪影》、《新事十論》、《文壇三憶》、《酒店》、《世哲學》、《觀變手記》、《採訪日記》……等十多種，都是創聖社的出版物。除了曹聚仁，他們還出過南宮搏的《西施》、《桃花扇》、皇甫光的《無聲的鋼琴》、《模稜的背影》，李輝英的《哈爾濱之戀》、《海角天涯》和彭成慧的《山城之夢》等。

「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毛澤東對食魚的事總是津津樂道。他生前特別喜歡吃魚，尤其是各地的名貴魚，他吃的多，見識也廣，常常吃了、喝了，又詩興大發，妙語連珠，談笑間留下詩篇或驚世名言。有一次，他吃過魚後，對護士長吳旭君說：「我在世時吃魚太多，死後就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長江裡餵魚。你就對魚說：「魚兒呀，毛澤東給你們賠不是來了。他生前吃了你們，現在你們吃他吧，吃肥了你們好去爲人民服務。」這叫物質不滅定律。」言談中充滿幽默，幽默中不乏哲思。

毛澤東生前究竟吃過多少魚，本人寡聞，無從知曉。但山東有多種名貴魚都曾經受其「惠顧」，卻是不爭的事實。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在羅瑞卿和徐州市市長張光中等人陪同下，到徐州視察工作（當時徐州屬山東省）。他們登上雲龍山，在談及徐州風物時，毛澤東說：「徐州的四鼻鯉魚天下馳名。」主人對領袖的話心領神會，就餐時，專門讓廚師烹製了一條微山湖產的「四鼻鯉魚」。毛澤東吃得非常高興，連連稱讚說：「果然名不虛傳！」

在山東泰山，有一種泰山赤鱗魚，爲魚類珍品，也是中國五大名貴魚之一。據《泰安史志》記載：「赤鱗魚是歷代帝王來泰山封禪御膳中的珍饈佳品。」這種魚生長在海拔三百至八百米的泰山溪澗中，成魚一般體長二十厘米左右，肉質細嫩，味道鮮美，香而不腥，營養

豐富。用牠烹製的佳餚，除味美外，還有很高的滋補和藥用價值。據說毛澤東對此魚青睞已久。有一次，他到泰安視察，點名要吃泰山赤鱗魚。當地負責人立即派人到山上捕撈，結果只撈到四條。他們覺得太少，又到別的水庫撈了幾條樣子和赤鱗魚差不多的魚充數，放在一起烹製了一道名菜。結果毛澤東只吃了那四條真赤鱗魚，其餘的都剩在盤裡。毛澤東對赤鱗魚的偏愛和識魚的硬功夫，讓許多人驚嘆不已。所以當一九五八年五月他視察江南路過泰安車站時，泰安縣委書記、縣長借到火車上彙報工作之機，送給他滿滿一帆布桶（內裝山泉水，便於赤鱗魚存活）泰山赤鱗魚。

還有一種比赤鱗魚更爲稀少的魚叫仙胎魚，產於青島嶗山的白沙河及山下澗溪中，爲青島的名貴特產。這種魚體長三至四寸，重一至二兩，肉鮮美，無腥氣，且有黃瓜的清香，爲宴席上的絕佳美味。牠在水中游疾如矢，性畏陰影，身體透明，所以很難捕捉。在明代，牠曾作為貢品向皇帝進貢。而牠被毛澤東賞識，是在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七年夏天，毛澤東說到青島避暑，但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內，他整天忙於主持會議，部署整風反右，撰寫重要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就是這時寫成的），工作相當辛勞。爲了照顧好主席的身體，山東省和青島市的領導都對飲食工作高度重視。他們聽毛澤東的隨身廚師韓阿富介紹，毛很喜歡吃魚，特別喜歡吃小魚，不喜歡吃海魚。於是，他們便想讓毛吃上當地特產仙胎魚。當時的山東省委書記譚啓龍把這一「政治任務」交給青島市委書記處書記矯楓，而矯楓則派人到

記，超越姚鼐，於是專意去了趟泰山，寫了篇二千多字的文章。他得很得意，以爲比姚鼐的《泰山記》寫得好，可是卻沒能像前者一樣被廣泛傳讀。陳衍登泰山，突然感覺古今無數人登過此山，卻沒留下有一首傳世之作，杜甫倒是寫了首《望嶽》，那可是想像出來的，實際上杜甫沒有上過泰山，他使一口氣連環讀了五言律四首，他自負地說：「獨余詩廣大雄深，殆無抗手者矣。」

一個批評家喜歡否定與顛覆他人，或許是一種思維習慣，懷疑批判精神是可貴的，但批評他人容易，批評自己卻很難。做個純粹的批評家，「妄語」也罷，「苛言」也罷，將自己的觀點一傾泄出來，雖不討所有人喜歡，但也可遇過一兩知己，視其爲「梅鳴」。

若以嚴厲不苟自居，大斧子砍去，不顧別人頭破血流，咄咄叫苦之作，就是蒙着世人的眼睛學驢叫了。殊不知，有批評之才者，並非有創作之才。批評上發露世之語，詩文上有駭俗之句，自古以來有幾人？



創聖社是香港一九五〇年代非常重要的出版社，他們除了全力出版期刊《幽默》和《熱風》外，還出過不少文學類的單行本，此中以曹聚仁的書最多：《到新文壇之路》、《中國剪影》、《新事十論》、《文壇三憶》、《酒店》、《世哲學》、《觀變手記》、《採訪日記》……等十多種，都是創聖社的出版物。除了曹聚仁，他們還出過南宮搏的《西施》、《桃花扇》、皇甫光的《無聲的鋼琴》、《模稜的背影》，李輝英的《哈爾濱之戀》、《海角天涯》和彭成慧的《山城之夢》等。

創聖社是香港一九五〇年代非常重要的出版社，他們除了全力出版期刊《幽默》和《熱風》外，還出過不少文學類的單行本，此中以曹聚仁的書最多：《到新文壇之路》、《中國剪影》、《新事十論》、《文壇三憶》、《酒店》、《世哲學》、《觀變手記》、《採訪日記》……等十多種，都是創聖社的出版物。除了曹聚仁，他們還出過南宮搏的《西施》、《桃花扇》、皇甫光的《無聲的鋼琴》、《模稜的背影》，李輝英的《哈爾濱之戀》、《海角天涯》和彭成慧的《山城之夢》等。

「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毛澤東對食魚的事總是津津樂道。他生前特別喜歡吃魚，尤其是各地的名貴魚，他吃的多，見識也廣，常常吃了、喝了，又詩興大發，妙語連珠，談笑間留下詩篇或驚世名言。有一次，他吃過魚後，對護士長吳旭君說：「我在世時吃魚太多，死後就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長江裡餵魚。你就對魚說：「魚兒呀，毛澤東給你們賠不是來了。他生前吃了你們，現在你們吃他吧，吃肥了你們好去爲人民服務。」這叫物質不滅定律。」言談中充滿幽默，幽默中不乏哲思。

毛澤東生前究竟吃過多少魚，本人寡聞，無從知曉。但山東有多種名貴魚都曾經受其「惠顧」，卻是不爭的事實。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在羅瑞卿和徐州市市長張光中等人陪同下，到徐州視察工作（當時徐州屬山東省）。他們登上雲龍山，在談及徐州風物時，毛澤東說：「徐州的四鼻鯉魚天下馳名。」主人對領袖的話心領神會，就餐時，專門讓廚師烹製了一條微山湖產的「四鼻鯉魚」。毛澤東吃得非常高興，連連稱讚說：「果然名不虛傳！」

在山東泰山，有一種泰山赤鱗魚，爲魚類珍品，也是中國五大名貴魚之一。據《泰安史志》記載：「赤鱗魚是歷代帝王來泰山封禪御膳中的珍饈佳品。」這種魚生長在海拔三百至八百米的泰山溪澗中，成魚一般體長二十厘米左右，肉質細嫩，味道鮮美，香而不腥，營養

豐富。用牠烹製的佳餚，除味美外，還有很高的滋補和藥用價值。據說毛澤東對此魚青睞已久。有一次，他到泰安視察，點名要吃泰山赤鱗魚。當地負責人立即派人到山上捕撈，結果只撈到四條。他們覺得太少，又到別的水庫撈了幾條樣子和赤鱗魚差不多的魚充數，放在一起烹製了一道名菜。結果毛澤東只吃了那四條真赤鱗魚，其餘的都剩在盤裡。毛澤東對赤鱗魚的偏愛和識魚的硬功夫，讓許多人驚嘆不已。所以當一九五八年五月他視察江南路過泰安車站時，泰安縣委書記、縣長借到火車上彙報工作之機，送給他滿滿一帆布桶（內裝山泉水，便於赤鱗魚存活）泰山赤鱗魚。

還有一種比赤鱗魚更爲稀少的魚叫仙胎魚，產於青島嶗山的白沙河及山下澗溪中，爲青島的名貴特產。這種魚體長三至四寸，重一至二兩，肉鮮美，無腥氣，且有黃瓜的清香，爲宴席上的絕佳美味。牠在水中游疾如矢，性畏陰影，身體透明，所以很難捕捉。在明代，牠曾作為貢品向皇帝進貢。而牠被毛澤東賞識，是在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七年夏天，毛澤東說到青島避暑，但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內，他整天忙於主持會議，部署整風反右，撰寫重要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就是這時寫成的），工作相當辛勞。爲了照顧好主席的身體，山東省和青島市的領導都對飲食工作高度重視。他們聽毛澤東的隨身廚師韓阿富介紹，毛很喜歡吃魚，特別喜歡吃小魚，不喜歡吃海魚。於是，他們便想讓毛吃上當地特產仙胎魚。當時的山東省委書記譚啓龍把這一「政治任務」交給青島市委書記處書記矯楓，而矯楓則派人到

記，超越姚鼐，於是專意去了趟泰山，寫了篇二千多字的文章。他得很得意，以爲比姚鼐的《泰山記》寫得好，可是卻沒能像前者一樣被廣泛傳讀。陳衍登泰山，突然感覺古今無數人登過此山，卻沒留下有一首傳世之作，杜甫倒是寫了首《望嶽》，那可是想像出來的，實際上杜甫沒有上過泰山，他使一口氣連環讀了五言律四首，他自負地說：「獨余詩廣大雄深，殆無抗手者矣。」

一個批評家喜歡否定與顛覆他人，或許是一種思維習慣，懷疑批判精神是可貴的，但批評他人容易，批評自己卻很難。做個純粹的批評家，「妄語」也罷，「苛言」也罷，將自己的觀點一傾泄出來，雖不討所有人喜歡，但也可遇過一兩知己，視其爲「梅鳴」。

若以嚴厲不苟自居，大斧子砍去，不顧別人頭破血流，咄咄叫苦之作，就是蒙着世人的眼睛學驢叫了。殊不知，有批評之才者，並非有創作之才。批評上發露世之語，詩文上有駭俗之句，自古以來有幾人？

創聖社的文藝書

許定銘

如何傾訴

「吃過飯不漱口，你根本就不懂尊重我」。吵架吵到這份份上，但有的夫婦為何仍不離不棄？因為雙方或一方仍記得定情時的忠誠對望，那一刻的表情多麼感人，可能也包括莊嚴抵着的「貓嘴」吧？另外，就是結婚登記時的官方提示了。無論在香港，或是在中國內地，接受男女結婚登記請求之時，政府官員雖然不是牧師，但也都會扮演牧師「類角色，諄諄提醒新人：是否自願結婚？將來會否在可能的貧病中遺棄對方？正是這聲善言提醒，今日後許多配偶無論一時有多麼沮喪、動搖與恍惚，仍作出繼續共處的選擇。至於登記時的雙方誓言，未必對婚姻穩定起什麼作用。相反，在「奇恥大辱」的各種憤怒中，最快速忘記的，可能就是婚姻誓言了。誓言最容易貶值，就因爲它叫誓言。

「吃過飯不漱口，你根本就不懂尊重我」。吵架吵到這份份上，但有的夫婦為何仍不離不棄？因為雙方或一方仍記得定情時的忠誠對望，那一刻的表情多麼感人，可能也包括莊嚴抵着的「貓嘴」吧？另外，就是結婚登記時的官方提示了。無論在香港，或是在中國內地，接受男女結婚登記請求之時，政府官員雖然不是牧師，但也都會扮演牧師「類角色，諄諄提醒新人：是否自願結婚？將來會否在可能的貧病中遺棄對方？正是這聲善言提醒，今日後許多配偶無論一時有多麼沮喪、動搖與恍惚，仍作出繼續共處的選擇。至於登記時的雙方誓言，未必對婚姻穩定起什麼作用。相反，在「奇恥大辱」的各種憤怒中，最快速忘記的，可能就是婚姻誓言了。誓言最容易貶值，就因爲它叫誓言。

豐富。用牠烹製的佳餚，除味美外，還有很高的滋補和藥用價值。據說毛澤東對此魚青睞已久。有一次，他到泰安視察，點名要吃泰山赤鱗魚。當地負責人立即派人到山上捕撈，結果只撈到四條。他們覺得太少，又到別的水庫撈了幾條樣子和赤鱗魚差不多的魚充數，放在一起烹製了一道名菜。結果毛澤東只吃了那四條真赤鱗魚，其餘的都剩在盤裡。毛澤東對赤鱗魚的偏愛和識魚的硬功夫，讓許多人驚嘆不已。所以當一九五八年五月他視察江南路過泰安車站時，泰安縣委書記、縣長借到火車上彙報工作之機，送給他滿滿一帆布桶（內裝山泉水，便於赤鱗魚存活）泰山赤鱗魚。

還有一種比赤鱗魚更爲稀少的魚叫仙胎魚，產於青島嶗山的白沙河及山下澗溪中，爲青島的名貴特產。這種魚體長三至四寸，重一至二兩，肉鮮美，無腥氣，且有黃瓜的清香，爲宴席上的絕佳美味。牠在水中游疾如矢，性畏陰影，身體透明，所以很難捕捉。在明代，牠曾作為貢品向皇帝進貢。而牠被毛澤東賞識，是在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七年夏天，毛澤東說到青島避暑，但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內，他整天忙於主持會議，部署整風反右，撰寫重要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就是這時寫成的），工作相當辛勞。爲了照顧好主席的身體，山東省和青島市的領導都對飲食工作高度重視。他們聽毛澤東的隨身廚師韓阿富介紹，毛很喜歡吃魚，特別喜歡吃小魚，不喜歡吃海魚。於是，他們便想讓毛吃上當地特產仙胎魚。當時的山東省委書記譚啓龍把這一「政治任務」交給青島市委書記處書記矯楓，而矯楓則派人到

不登大雅之堂的牛肉

記得一位美食界前輩輩說過，以牛肉作為主料的菜餚始終登不上大雅之堂，他又補充說，不僅粵菜如此，其他各省宴席，亦復如是。事實確實如此，除清真著名的涮羊肉、烤肉季和月盛齋的醬牛羊肉等外，綜觀衆多的名饈菜譜，以牛羊肉作為主料的實在寥寥可數。牛羊肉，特別是羊肉由於體氣太重，令不少人退避三舍。

中國人中，西北、內蒙一帶的少數民族基於宗教信仰或生活習慣不吃牛肉，我想，其原因不外是視牛爲幫助人類耕作的親密朋友，因此不忍殺牛而食其肉。中國的北方農村有這樣的順口溜：「兩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筆者在農村搞「四清」時，生產隊爲了照顧一個老貧農，便叫他照料大隊的五頭牛和兩匹馬，老貧農日夜飼養牲口。有一頭牛老病突然死了，老貧農竟傷心得像死了親人似的嚎啕大哭。有幾個嘴饞的社員主張把牛宰了分了吃，但老貧農死活也不讓，寧可把死牛拉去埋了。由此看來牛之與農民的關係實非一般。我的外婆原先也吃牛肉，有一次她見到趕到屠宰場的牛眼睜睜掛着一串淚水，外婆認爲牛群自感末日臨近而傷心，從那時起她發誓拒食這種有靈性的牲畜的肉。

香港菜市場的牛肉檔比豬肉檔要少得多，可見喜吃牛肉的香港人比喜吃豬肉的要少。以牛肉為主料的菜餚能登大雅之堂雖然屈指可數，然而以牛肉為主料的著名小吃卻不勝枚舉，例如京津一帶的一般家庭愛吃家常牛肉餅，薄皮大餛飩，吃時嘴邊流油，實在過癮。以瓜類爲餡兒的餃子，北方人都塞豬肉用牛肉，認爲味道更佳。筆者有一次在成都諸侯祠的風味小吃一條街見到賣相類似北京螺絲轉（火燒的一種）的麻辣牛肉燒餅，好奇之下買了數塊，我趁熱咬了一口，除了牛肉清香外，還有一種濃郁的麻辣味道衝鼻而出。

四川達縣有一種薄如紙色紅亮，味麻辣鮮脆，名叫燈影牛肉的小吃。相傳唐朝大詩人元稹到四川通州（即今達川）任司馬，有一天他到一家小飯館吃晚飯，不久店小二端來下酒的牛肉，色澤油潤紅亮不算，而且薄如紙，十分悅目。元稹用筷子一夾，在燈光下牛肉的絲絲紋理清晰可見，他咬了一口，感到麻辣鮮香，酥脆無渣，頓時他想起華北一帶的燈影戲便說了一句：「這正是燈影牛肉！」從此燈影牛肉名滿天下。

說到牛肉麵，要說地道恐非蘭州的難子供應的莫屬。到蘭州街頭，除享用其地道的風味外，更重要的是感受人們吃牛肉麵的吃相和氛圍，無論大人或小孩，個個端著大海碗，或坐在板檯上，或蹲在屋檐下，或站著呼嚕嚕帶着聲音吃着熱辣辣的牛肉麵，也算是蘭州街頭一個奇景，而蘭州人把這種吃相叫「端大碗」。儘管中國人對牛肉多忌諱，然而「牛肉補氣，羊肉補形」的古老說法在民間深得民心。牛肉性味甘溫，滋養脾胃。牛肉所含的鐵質、氨基酸及鉍比其他肉類更豐富，這些都使人體免疫系統不可或缺的营养成分。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一書中對牛肉的療效倍加推薦，認爲牛肉補氣的功效等同黃芪。李時珍還認爲以牛肉搭配參類、黃芪、紅棗和山藥一起烹調可增強身體的免疫力。對成長期的青少年以上班的白領階層，或者身體有病虛弱者，牛肉無疑是「高密度營養」的食品。

悄悄將這本詩集偷出來，獻給了鄭孝胥。鄭孝胥很鄙視這個挑撥離間的傢伙，並將這件事告訴了陳衍。陳衍感動不已，說了句：「公乃牛奇事，吾則劉夢得。」這是一個典故，唐朝劉禹錫將宰相牛僧孺的文字批了又改，牛得知後引其爲益友，二人關係非常好。陳衍讀書多，有識見，鑒賞眼光高過一般人，他不喜歡「淺俗」的文字。他除了寫批評文章（有著作《石遺室詩話》），還寫了大篇詩歌歌文，可卻沒有批評類文字好。他在創作上，「欲集古人之長以自名家」，將韓愈之雄奇談詠，白居易之蕭閒曠適，梅堯臣之洗鍊，蘇軾之諧謔，楊萬里之拗折，陸游之宏博，「峇裁而出之一手」（錢基博語），可是卻沒有多少詩文被人誦記，得以流傳。

陳衍與人品析姚鼐的散文《泰山記》，有人認爲這篇文章雖然只有五百餘字，但立意好，簡潔的語言蘊含高深的主題，「寂寥空谷，故示高尚，不爲題壓，世稱偉作」。陳衍不以爲然，他批評姚鼐寫得太簡單了，沒有寫出泰山的品貌和泰山的精神，如果用《姚記》換《泰山記》，無論說是爲什麼山都行，「皆普通高山皆是矣」。

他決定自己來寫篇泰山遊記，超越姚鼐，於是專意去了趟泰山，寫了篇二千多字的文章。他得很得意，以爲比姚鼐的《泰山記》寫得好，可是卻沒能像前者一樣被廣泛傳讀。陳衍登泰山，突然感覺古今無數人登過此山，卻沒留下有一首傳世之作，杜甫倒是寫了首《望嶽》，那可是想像出來的，實際上杜甫沒有上過泰山，他使一口氣連環讀了五言律四首，他自負地說：「獨余詩廣大雄深，殆無抗手者矣。」

一個批評家喜歡否定與顛覆他人，或許是一種思維習慣，懷疑批判精神是可貴的，但批評他人容易，批評自己卻很難。做個純粹的批評家，「妄語」也罷，「苛言」也罷，將自己的觀點一傾泄出來，雖不討所有人喜歡，但也可遇過一兩知己，視其爲「梅鳴」。

若以嚴厲不苟自居，大斧子砍去，不顧別人頭破血流，咄咄叫苦之作，就是蒙着世人的眼睛學驢叫了。殊不知，有批評之才者，並非有創作之才。批評上發露世之語，詩文上有駭俗之句，自古以來有幾人？

悄悄將這本詩集偷出來，獻給了鄭孝胥。鄭孝胥很鄙視這個挑撥離間的傢伙，並將這件事告訴了陳衍。陳衍感動不已，說了句：「公乃牛奇事，吾則劉夢得。」這是一個典故，唐朝劉禹錫將宰相牛僧孺的文字批了又改，牛得知後引其爲益友，二人關係非常好。陳衍讀書多，有識見，鑒賞眼光高過一般人，他不喜歡「淺俗」的文字。他除了寫批評文章（有著作《石遺室詩話》），還寫了大篇詩歌歌文，可卻沒有批評類文字好。他在創作上，「欲集古人之長以自名家」，將韓愈之雄奇談詠，白居易之蕭閒曠適，梅堯臣之洗鍊，蘇軾之諧謔，楊萬里之拗折，陸游之宏博，「峇裁而出之一手」（錢基博語），可是卻沒有多少詩文被人誦記，得以流傳。

陳衍與人品析姚鼐的散文《泰山記》，有人認爲這篇文章雖然只有五百餘字，但立意好，簡潔的語言蘊含高深的主題，「寂寥空谷，故示高尚，不爲題壓，世稱偉作」。陳衍不以爲然，他批評姚鼐寫得太簡單了，沒有寫出泰山的品貌和泰山的精神，如果用《姚記》換《泰山記》，無論說是爲什麼山都行，「皆普通高山皆是矣」。

他決定自己來寫篇泰山遊記，超越姚鼐，於是專意去了趟泰山，寫了篇二千多字的文章。他得很得意，以爲比姚鼐的《泰山記》寫得好，可是卻沒能像前者一樣被廣泛傳讀。陳衍登泰山，突然感覺古今無數人登過此山，卻沒留下有一首傳世之作，杜甫倒是寫了首《望嶽》，那可是想像出來的，實際上杜甫沒有上過泰山，他使一口氣連環讀了五言律四首，他自負地說：「獨余詩廣大雄深，殆無抗手者矣。」

一個批評家喜歡否定與顛覆他人，或許是一種思維習慣，懷疑批判精神是可貴的，但批評他人容易，批評自己卻很難。做個純粹的批評家，「妄語」也罷，「苛言」也罷，將自己的觀點一傾泄出來，雖不討所有人喜歡，但也可遇過一兩知己，視其爲「梅鳴」。

若以嚴厲不苟自居，大斧子砍去，不顧別人頭破血流，咄咄叫苦之作，就是蒙着世人的眼睛學驢叫了。殊不知，有批評之才者，並非有創作之才。批評上發露世之語，詩文上有駭俗之句，自古以來有幾人？

悄悄將這本詩集偷出來，獻給了鄭孝胥。鄭孝胥很鄙視這個挑撥離間的傢伙，並將這件事告訴了陳衍。陳衍感動不已，說了句：「公乃牛奇事，吾則劉夢得。」這是一個典故，唐朝劉禹錫將宰相牛僧孺的文字批了又改，牛得知後引其爲益友，二人關係非常好。陳衍讀書多，有識見，鑒賞眼光高過一般人，他不喜歡「淺俗」的文字。他除了寫批評文章（有著作《石遺室詩話》），還寫了大篇詩歌歌文，可卻沒有批評類文字好。他在創作上，「欲集古人之長以自名家」，將韓愈之雄奇談詠，白居易之蕭閒曠適，梅堯臣之洗鍊，蘇軾之諧謔，楊萬里之拗折，陸游之宏博，「峇裁而出之一手」（錢基博語），可是卻沒有多少詩文被人誦記，得以流傳。

不登大雅之堂的牛肉

記得一位美食界前輩輩說過，以牛肉作為主料的菜餚始終登不上大雅之堂，他又補充說，不僅粵菜如此，其他各省宴席，亦復如是。事實確實如此，除清真著名的涮羊肉、烤肉季和月盛齋的醬牛羊肉等外，綜觀衆多的名饈菜譜，以牛羊肉作為主料的實在寥寥可數。牛羊肉，特別是羊肉由於體氣太重，令不少人退避三舍。

中國人中，西北、內蒙一帶的少數民族基於宗教信仰或生活習慣不吃牛肉，我想，其原因不外是視牛爲幫助人類耕作的親密朋友，因此不忍殺牛而食其肉。中國的北方農村有這樣的順口溜：「兩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筆者在農村搞「四清」時，生產隊爲了照顧一個老貧農，便叫他照料大隊的五頭牛和兩匹馬，老貧農日夜飼養牲口。有一頭牛老病突然死了，老貧農竟傷心得像死了親人似的嚎啕大哭。有幾個嘴饞的社員主張把牛宰了分了吃，但老貧農死活也不讓，寧可把死牛拉去埋了。由此看來牛之與農民的關係實非一般。我的外婆原先也吃牛肉，有一次她見到趕到屠宰場的牛眼睜睜掛着一串淚水，外婆認爲牛群自感末日臨近而傷心，從那時起她發誓拒食這種有靈性的牲畜的肉。

香港菜市場的牛肉檔比豬肉檔要少得多，可見喜吃牛肉的香港人比喜吃豬肉的要少。以牛肉為主料的菜餚能登大雅之堂雖然屈指可數，然而以牛肉為主料的著名小吃卻不勝枚舉，例如京津一帶的一般家庭愛吃家常牛肉餅，薄皮大餛飩，吃時嘴邊流油，實在過癮。以瓜類爲餡兒的餃子，北方人都塞豬肉用牛肉，認爲味道更佳。筆者有一次在成都諸侯祠的風味小吃一條街見到賣相類似北京螺絲轉（火燒的一種）的麻辣牛肉燒餅，好奇之下買了數塊，我趁熱咬了一口，除了牛肉清香外，還有一種濃郁的麻辣味道衝鼻而出。

四川達縣有一種薄如紙色紅亮，味麻辣鮮脆，名叫燈影牛肉的小吃。相傳唐朝大詩人元稹到四川通州（即今達川）任司馬，有一天他到一家小飯館吃晚飯，不久店小二端來下酒的牛肉，色澤油潤紅亮不算，而且薄如紙，十分悅目。元稹用筷子一夾，在燈光下牛肉的絲絲紋理清晰可見，他咬了一口，感到麻辣鮮香，酥脆無渣，頓時他想起華北一帶的燈影戲便說了一句：「這正是燈影牛肉！」從此燈影牛肉名滿天下。

說到牛肉麵，要說地道恐非蘭州的難子供應的莫屬。到蘭州街頭，除享用其地道的風味外，更重要的是感受人們吃牛肉麵的吃相和氛圍，無論大人或小孩，個個端著大海碗，或坐在板檯上，或蹲在屋檐下，或站著呼嚕嚕帶着聲音吃着熱辣辣的牛肉麵，也算是蘭州街頭一個奇景，而蘭州人把這種吃相叫「端大碗」。儘管中國人對牛肉多忌諱，然而「牛肉補氣，羊肉補形」的古老說法在民間深得民心。牛肉性味甘溫，滋養脾胃。牛肉所含的鐵質、氨基酸及鉍比其他肉類更豐富，這些都使人體免疫系統不可或缺的营养成分。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一書中對牛肉的療效倍加推薦，認爲牛肉補氣的功效等同黃芪。李時珍還認爲以牛肉搭配參類、黃芪、紅棗和山藥一起烹調可增強身體的免疫力。對成長期的青少年以上班的白領階層，或者身體有病虛弱者，牛肉無疑是「高密度營養」的食品。

悄悄將這本詩集偷出來，獻給了鄭孝胥。鄭孝胥很鄙視這個挑撥離間的傢伙，並將這件事告訴了陳衍。陳衍感動不已，說了句：「公乃牛奇事，吾則劉夢得。」這是一個典故，唐朝劉禹錫將宰相牛僧孺的文字批了又改，牛得知後引其爲益友，二人關係非常好。陳衍讀書多，有識見，鑒賞眼光高過一般人，他不喜歡「淺俗」的文字。他除了寫批評文章（有著作《石遺室詩話》），還寫了大篇詩歌歌文，可卻沒有批評類文字好。他在創作上，「欲集古人之長以自名家」，將韓愈之雄奇談詠，白居易之蕭閒曠適，梅堯臣之洗鍊，蘇軾之諧謔，楊萬里之拗折，陸游之宏博，「峇裁而出之一手」（錢基博語），可是卻沒有多少詩文被人誦記，得以流傳。

陳衍與人品析姚鼐的散文《泰山記》，有人認爲這篇文章雖然只有五百餘字，但立意好，簡潔的語言蘊含高深的主題，「寂寥空谷，故示高尚，不爲題壓，世稱偉作」。陳衍不以爲然，他批評姚鼐寫得太簡單了，沒有寫出泰山的品貌和泰山的精神，如果用《姚記》換《泰山記》，無論說是爲什麼山都行，「皆普通高山皆是矣」。

他決定自己來寫篇泰山遊記，超越姚鼐，於是專意去了趟泰山，寫了篇二千多字的文章。他得很得意，以爲比姚鼐的《泰山記》寫得好，可是卻沒能像前者一樣被廣泛傳讀。陳衍登泰山，突然感覺古今無數人登過此山，卻沒留下有一首傳世之作，杜甫倒是寫了首《望嶽》，那可是想像出來的，實際上杜甫沒有上過泰山，他使一口氣連環讀了五言律四首，他自負地說：「獨余詩廣大雄深，殆無抗手者矣。」

一個批評家喜歡否定與顛覆他人，或許是一種思維習慣，懷疑批判精神是可貴的，但批評他人容易，批評自己卻很難。做個純粹的批評家，「妄語」也罷，「苛言」也罷，將自己的觀點一傾泄出來，雖不討所有人喜歡，但也可遇過一兩知己，視其爲「梅鳴」。

若以嚴厲不苟自居，大斧子砍去，不顧別人頭破血流，咄咄叫苦之作，就是蒙着世人的眼睛學驢叫了。殊不知，有批評之才者，並非有創作之才。批評上發露世之語，詩文上有駭俗之句，自古以來有幾人？

悄悄將這本詩集偷出來，獻給了鄭孝胥。鄭孝胥很鄙視這個挑撥離間的傢伙，並將這件事告訴了陳衍。陳衍感動不已，說了句：「公乃牛奇事，吾則劉夢得。」這是一個典故，唐朝劉禹錫將宰相牛僧孺的文字批了又改，牛得知後引其爲益友，二人關係非常好。陳衍讀書多，有識見，鑒賞眼光高過一般人，他不喜歡「